

世界如开启的大门
门外是无垠的荒漠
——读《外星人之恋》

□吉檀阿珂

自文学诞生以来,众所周知的三大永恒主题是:生、死、爱,然而当人类文明抵达AI时代——即当下这前所未有的高度时,读者们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,文学中的三大主题归根结底汇合向了同一个主题,那就是:孤独。是有的人灵魂里天生如影相随的孤独;是最亲近的人离别、失踪、死亡所带来的孤独;更是人际交往中越来越严重的疏离和冷漠所导致的孤独,也是整个人类文明在广袤神秘宇宙中的孤独。

出生于1971年的旅德匈牙利作家特雷西娅·莫拉,对于国内读者来说可能还比较陌生,但实际上早已是国际70后作家群里颇为耀眼的一颗星星。其作品包括诗歌、小说、剧本等,被译成20多种文字,并且获奖无数。早在1999年,其处女作《怪事》引起文坛轰动,获得英格博格·巴赫曼奖;2013年,其小说《巨兽》获得德国图书奖;本书则于2017年为她赢得不莱梅文学奖;2018年,她被授予德语文坛最高奖——毕希纳文学奖。此外,她亦是匈牙利语译入德语方面的著名翻译家。这本湖南文艺社率先引进的《外星人之恋》,则是为莫拉赢得不莱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集。

《外星人之恋》如果光看书名,容易被误解为是走科幻路线的爱情小说,实际上书名来自里面的十个短篇小说之一,而小说中的“外星人”并非科幻故事中的外星来客,是代指“那些徘徊在生活边缘的独行客与梦想家,那些平凡的‘异类’、别扭的存在”。这本书的十个故事,粗看似乎被漫不经心地描述,实质却是被生动细致地展示出来的现代东欧语境中的个体之孤独。

善用短句、善用括号、随心所欲且行云流水地切换人称代词——这是我对莫拉小说的第一印象。艰深的长句已经不太适合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,因此通篇使用短句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。而以第三人称叙述的故事中间突然若无其事地插入第一、第二人称的描写段落,读起来仍很流畅,对于读者来说是比较新鲜的一种体验,对于写作者来说,亦是一种“不妨偶尔尝试一下”的启发。

在其中一个故事里,有一段是这样的:“你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呢?你最想干的事是什么?”

(根本没有梦想。看着日出日落,除了这短短的几分钟,每天剩下的时间他完全不想过。不用吃饭,什么也不用做。睡觉,像个传说中的生物,它睡觉,醒来只为看日出日落,然后再睡觉。循环往复。)

想象穿黑色皮裤的汪峰从椅子上转过来,面目严肃地盯着你问“你的梦想是什么”时,你能不能回答说:“我根本没有梦想,我只想睡觉,醒来只为看日出日落,然后再睡觉。”你不能,虽然你可能真的是这么想的。然而我们大多数人所谓的梦想往往正是意味着不可能,意味着背离现实,正如我们往往并不真的向往孤独,却无时无刻不在孤独之中。

没有姓名,被唤作“跑马拉松的人”的男人,一路追逐抢走他钱包的小偷,最后失败而归的孤独。腻在一起仿佛半刻也不能分开,却突然先后失踪的年轻恋人,好像与孤独无关,却终于各自归于孤独——联想到这个世界上有着那么多永远都无法解释的失踪事件,让人好生难受。疲惫至极的单身母亲,把孩子托付给异地的父母看顾,却始终无法接受与父母沟通不了的痛苦,最后选择即使会活得更疲惫也要只身带着孩子生活。离不开情人,却又无法确定情人到底爱不爱自己的落魄女画家,每天骑着自行车独自行过黑暗的桥洞和漫长的河堤寻求心理慰藉。拥有看似完美的三十年异国婚姻,却莫名被洗衣店里的同乡女子所吸引的日本男人,本能地想以回到阔别的故乡来逃避不安,但最终还是回到欧洲,去面对自己孤独的爱情命运……

村上春树在《斯普特尼克恋人》里写道:我思忖着,为什么非如此孤独不可呢?这个世界上最上息的芸芸众生无不在他人身上寻求什么,结果我们却又如此孤立无助,这是为什么?这颗行星莫非是以人们的寂寥为养料来维持其运转的不成?

如果说,村上式的孤独含有太多隐喻和出世的味道,莫拉式的孤独则恰恰相反:它们是来自最平凡的人物的孤独,他们一边厌世一边努力生活,一边逃避一边维持基本的人际平衡。孤独无处不在,而与孤独的对抗也无所不在。这,才是人类文明的意义吧,应该同时也是莫拉为这些小人物立传的意义。

335

小说有可能呈现思想的深刻,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,比如奥威尔、加缪,但思想终非故事的本质,也非故事的正道。小说的深刻并非表现于思想层面,而是表现于情节层面:通过人物的矛盾、情境的冲突而造成戏剧化的张力,凸显出种种人性的困境和悖论。在本质上,这更多是一种对思想的挑战,对思想的拷问,而非纯粹的思想表述——事实上,纯粹的思想表达必然也写不成一部好小说。

小说毕竟是文字媒介,通过文字编码的故事呈现思想虽则困难,仍有可能;而影视作品比之小说又隔了一层,通过影像编码的故事呈现思想,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了。上

焉者如《2001 太空漫游》和《红》《蓝》《白》三部曲,下焉者如蔡明亮,最终不过沦于情节的晦涩、形式的造作而已。

我觉得,至多存在有思想内涵的影像故事,但不存在有思想深度的影像故事。影像故事可能刺激受众的思想,但不足以传达创作者的思想。

336

检读近代(晚清到民国)人物的回忆录,有个印象:作者几乎总要讲到少小在农村时的情形。也就是说,近代人才多是从农村出来的,事实上,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社会的普遍情形。

近代化或现代化不仅跟西方化是近义



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四六



新书快递

清明上河图:北宋繁华记忆

薛凤旋著
上海人民出版社

作者以专业的眼光与知识,以艺术作为切入口,对北宋城市的经济、人文、科学和管理体制进行专业的历史学、社会学分析,加深读者对中国历史上和当下城市生活的观察与理解。书中将《清明上河图》这幅国宝级的画坛极品分解为200多个细节,让图像本身来说明那个大时代的新城市在经济、人文、科学和管理机制上诸方面具体而微的状况。通过150多张精选《清明上河图》局部图片,立体还原北宋城市场景与生活习俗。数百处细节提示解读,带领读者深入了解传世名画创作的背景与内涵。

我的乔治亚

西西著
译林出版社

小说以作家西西亲手搭建一座十八世纪英国乔治亚时代的“娃娃屋”为线索,探索彼时英国的建筑、家具、摆设,展现那时的人物会话、家居日常,并扩及当年的风土人情、历史故事;同时,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交织其间。如同一次历史重构,西西以她创新的艺术布局和叙述,在分享她的丰富知识、灵慧巧思和生活乐趣的过程中,让往昔魂魄翻新。

中世纪历史与文化

[德]约翰内斯·弗里德著 李文丹、谢娟译
九州出版社

从法兰克人的崛起开始,作者用不同个人的经历来展开关键性的主题,这些人物包括教宗、国王、学者、传教士或商人。借此,弗里德叙述了公元500年到公元1500年这一千年的政治、社会、宗教、经济和科学发展。作者也考察了更宽广的政治和知识潮流,从教宗权、教会大分裂的冲击,到君主制的新理论、法学,再到学术和科学的兴起。在中世纪,欧洲一直存在着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尝试,逐渐形成了精神文化的整体,打下了现代各个国家的基础;君权与教权相分离,创造了市民的自由;人们探索着新的领域,从科学研究到发现遥远的国度。中世纪将欧洲引向了通往现代世界的道路。

写作中的大作家

[美]萨拉·斯托多拉著 叶安宁译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挖掘了多位经典作家及当代著名作家,如卡夫卡、海明威、奥威尔、纳博科夫等等,逐一展现他们真实的写作过程。作者从大量细致有趣的研究资料中,挖掘了这些文学巨匠背后迷人而又非凡的、极具启发性的写作秘辛。

反读书记(一一七)

□胡文辉

词,跟城市化也是近义词。这一百多年来,政治不必论,经济、文化、教育、医疗,都集中到大城市。而在近代以前,中国的经济、文化、教育、医疗却是散落在乡镇层面的。

城市化的趋势,与技术进步是正相关的,古代技术水平无法支撑近代式的城市,只有经过近代的技术革命,超大城市、超密度的人居才成为可能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西方固然产生了新的技术,也更早出现了城市化的趋势,但在相当程度上仍维系着旧有的乡村文明;而在非西方世界,准橘为枳,城市化的趋势尤甚于西方,城乡之间的断裂尤甚于西方。相信目前中国的城乡差别已远超欧美,农村已经沦陷了。

中国人才的出处,越来越集中到大城市,不过是过度城市化的一个表征而已。

灯下读钱

清华园里
“五大恩师”之
冯友兰(一)

□钱之俊

钱锺书在清华毕业四年后所撰《谈交友》一文中,不无深情地说:“我有大学时代五位最敬爱的老师,都像蒲伯所说,以哲人导师而更做朋友的;这五位老师以及其他三四位好朋友,全对我有说不尽的恩德;不过,我跟他们的友谊,并非由于说不尽的好处,倒是说不出的要好。”

这五位“最敬爱的老师”,分别是张申府、温源宁、叶公超、吴宓和冯友兰。几位老师中,对冯友兰的著作,钱锺书又尤为重视,在上世纪30年代所撰文章中,如《作者五人》《论复古》等,几次称引,显示那个时期对老师的崇敬。

钱锺书考进清华时,冯友兰也才34岁,清华才成立文学院,他也不是院长。实际上,他只比钱锺书早一年到清华(1928年),是受罗家伦之邀自燕京来到清华的,初任哲学系教授兼校秘书长。1929年上半年,冯友兰因课多辞去秘书长一职,专任哲学系教授,讲中国哲学史、认识论、伦理学三门课。6月,罗家伦在校内改革,宣布成立各学院。文学院有中国文学系、外国语文系、哲学系、历史系等。文学院选举,冯友兰报名参加了,但没选上。钱锺书进清华文学院外文系时,院长是杨振声,也是和冯友兰一同被罗校长从燕京“挖”过来的。

冯友兰任文学院院长是在钱锺书到清华后的第二年。1930年5月,因为政治原因,罗家伦被清华学生会要求下台,被迫辞职。在此后一年多时间内,教育部曾派吴南轩和翁文灏担任校长,但时间都很短,只一两个月。在校长缺席的情况下,清华校务基本都是由冯友兰在主持。1930年6月,文学院院长杨振声辞职到青岛大学,冯友兰被选为代理院长。1931年7月,冯友兰被翁文灏正式聘为文学院院长(兼哲学系主任)。从这以后,虽然清华每学年几乎都要重新聘请各院院长,冯友兰都会被校长续聘为文学院院长。冯友兰执掌清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近20年,对文学院建设、共同学术风格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,对“清华学派”的形成居功至伟。1931年10月,教育部任命梅贻琦为清华校长(12月8日就任)。

钱锺书在校期间,冯友兰是个大忙人,一边参与行政,一边还要备课、教书、写书。虽然他主要在哲学系任教,但在外文系也授逻辑等课,就教过钱锺书这届。钱锺书同班好友许振德回忆清华外系老师授课时,就特别提到冯友兰:“冯师芝生,豫之唐河人,期期艾艾,满面红光,迟于口而长于文,中英俱佳,犹忆当时采用之课本,为英人Joseph所著之逻辑通论《An Introduction to Logic》。”

许振德说冯友兰“迟于口而长于文”,确实,他上课不仅河南口音重,还口吃,往往一句话在黑板上已写完,他的话还没有讲完。很多学生回忆,他的课不易听,一开始听课者众,后来就渐渐寥寥无几。但对他的课,钱锺书却能很快领会。